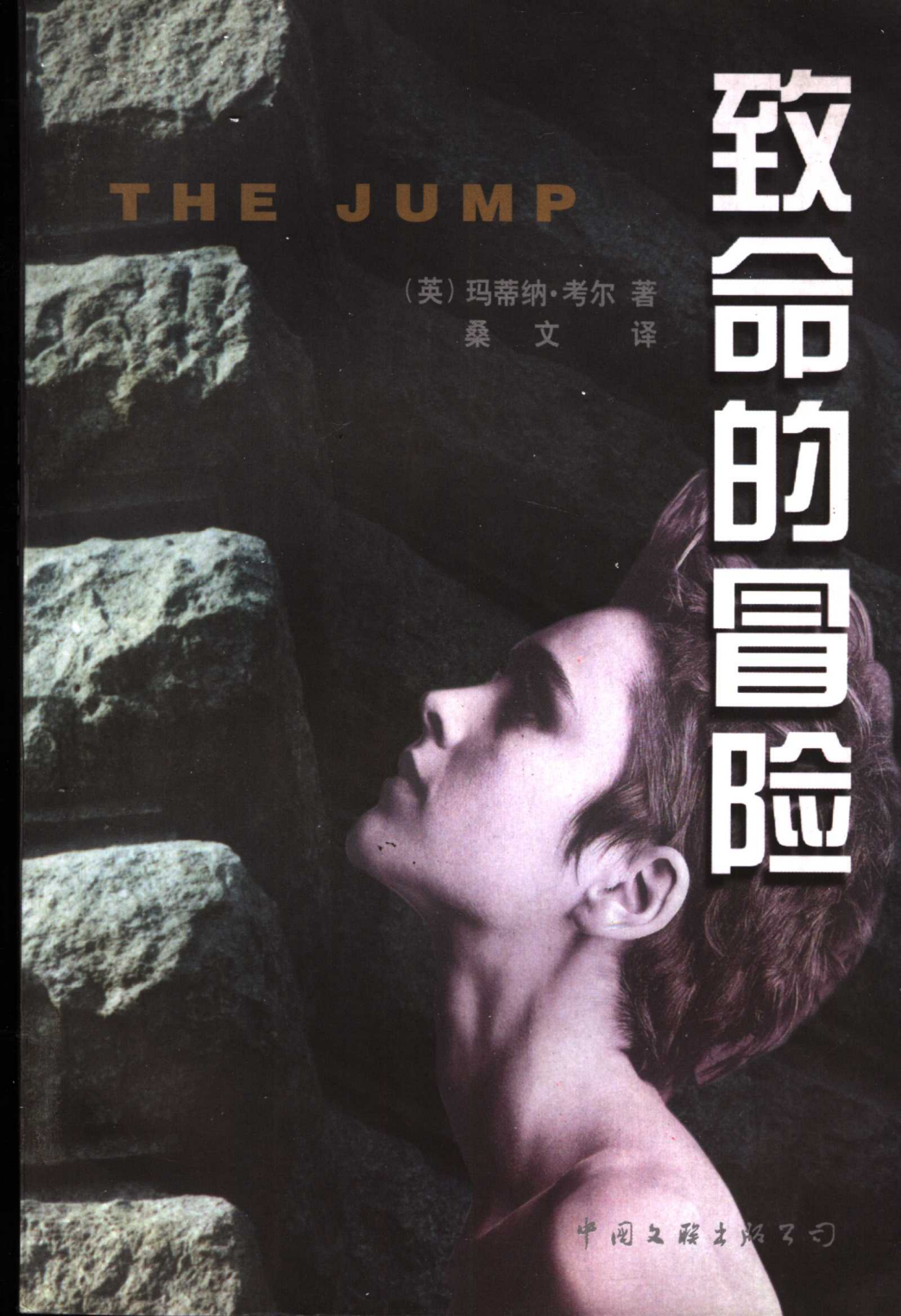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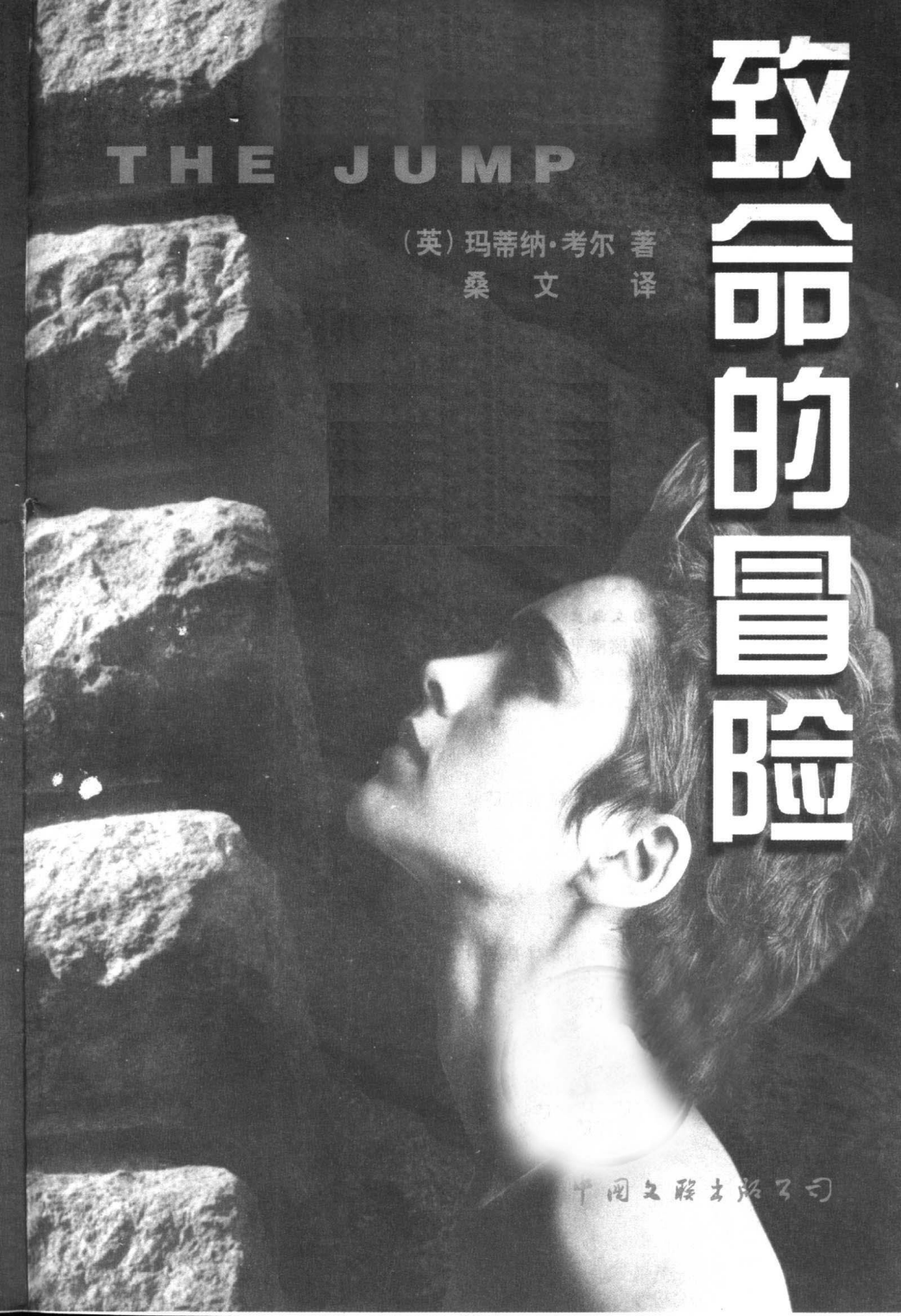
A man with dark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looking upwards and to the left. He is positioned in front of a dark,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several large, light-colored stone blocks or ruins.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 man's face and the texture of the stones.

THE JUMP

(英) 玛蒂纳·考尔 著
桑 文 译

致命的冒险

中国文联出版社



THE JUMP

(英) 玛蒂纳·考尔 著
桑 文 译

致命的冒险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致命的冒险/(英)考尔著;桑文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0

ISBN 7-5059-3081-8

I. 致… II. ①考… ②桑…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50 号

外文版权登记图字:01-98-0757 号

书 名	致命的冒险
著 译	[英]玛蒂纳·考尔著 桑文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满庭芳
责任印制	董 华
印 刷	北京京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64 千字
印 张	20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81-8/I·2330
定 价	30.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目 录 •

序 幕	(1)
第一部	(17)
第一章~第二十五章	
第二部	(342)
第二十六章~第三十九章	
第三部	(551)
第四十章~第四十四章	
尾 声	(628)

序 幕

“乔治奥该回来了，哈里。让我再给你满上一杯酒。”

唐娜·布鲁诺斯强颜欢笑地从面前的小个子手中取过瓦特堡水晶威士忌酒杯。哈里已经喝过了量，再喝就会失态。

她倒了大半杯干姜汽水，兑上少量“红带”威士忌，接着双眼紧闭数秒，希望借此遣散头部的疼痛。

唐娜转向哈里·罗伯逊时，他的太太邦蒂·罗伯逊朝她尖声一笑。唐娜把酒递给哈里，借口厨房有人叫便离开了，穿过客厅的时候，她不时停下来与宾客应酬几句。

唐娜心里明白，客人在等候乔治奥，自己作为主妇只是陪衬而已。不管男宾还是女客，他们到这儿来的唯一原因就是，这是乔治奥亲自邀请的。宾客们感谢的是乔治奥给了他们面子。唐娜对此非常清楚，而且早就清楚。唐娜苦涩地笑着。她作为他的妻子也接受这个现实。这是他的习惯，当他凝视某人的时候，他会让所有人觉得世界上只有对方一个人最重要，他借此笼络人心。

她进厨房后斜靠在墙上，叹着气。

“他把时间抠得太紧了！”她的管家和女友多丽说。

唐娜点点头，从墙边挪开身体，浏览桌上准备的東西。“烤鸭做得如何？”

“比老修女的乳头还干。”

唐娜微微一笑，十分勉强。

“你说话真糙，多丽，这是你的老毛病。”

多丽把烟灰弹到旁边的废物桶里，和善地耸耸肩膀。

“快八点半了，别等他了，你们还是好好吃吧。何不早吃早散，等乔治奥回来，看见客人快吃喝完了，准会感激我们的。这样他就可以坐下来，一边饮白兰地，一边料理手头的事情，我们则可以一觉睡到明天中午。”

唐娜把浓密的黑发从脸上撩开，这是一个表示疲倦的姿势。多丽心疼地冲她一笑。

“等他回来你要教训他，亲爱的。”

唐娜拿过多丽手中的香烟，猛吸一口在嘴里憋了一会儿才用力吐出，形成灰色烟雾。

“我会的，多丽，假如我认为应该让他今后注意的话。再等他半小时上菜，好吗？”

“好极了，唐娜，回去和客人们聊吧。本城的十六位名人都会来赴宴了，而我们的宝贝疙瘩竟还未出现！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话里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多丽·帕金森爱她的两位主人，他们也爱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信任她。她在主人面前无拘无束，即使有所懈怠也不脸红。她把烟蒂丢进垃圾桶，开始把菜肴放在灶上加热。

唐娜离开厨房，又回到客厅。客厅里贝蒂·哈金斯变调的高音立即向她袭来。

“唐娜，唐娜！快过来告诉这个蠢货，你丈夫把一辆卡拉里911型轿车列在了我的名下。”

“贝蒂，哪天交货？我忘记了。”

唐娜脸上堆着微笑和大伙闲聊着。她要采纳多丽的建议，丈

夫回家后好好教训他。

桌上摆满波尔多葡萄酒和斯第尔奶酪，哈里·罗伯逊正在大侃自己的拿手话题——地方当局的奇闻逸事。唐娜表面装作颇感兴趣，目光却移到了乱堆在桌子上的东西上。罗伯逊太太的烟灰掉在威尼斯刺绣桌布上烫了个小洞。唐娜的目光像被磁铁吸引一般投向烟孔。她很讨厌这个女人。实际上桌边围坐的每个人她都厌恶，也许只是程度不同。照乔治奥的说法，他俩需要他们，更准确地说，是他需要他们。这顿晚宴由乔治奥安排，他拟定菜单，特意预定葡萄酒，但他居然没有到场，甚至也没有来电话找个托辞。

哈里·罗伯逊还在就自己最拿手的话题高谈阔论，从司法制度，他本人作为地方法院推事的作用，到对少年犯的量刑，简直滔滔不绝。酒壮人胆，趁着醉意，即使谈到审判制度他也像爱尔兰莽夫般旁若无人地独白着。唐娜发誓早晚会问问他对酒后开车者怎么看。她已记不清有多少次这位哈里烂醉如泥地驾车滑出她家的车道，走着“之”字型开上 M25 号公路，与此同时太太则坐在他身旁唉声叹气，他们不会不清楚这是在和法律开玩笑。

唐娜听到门铃在响，释然地吁口气。乔治奥回来了！她想象着，他会一如既往，他们竞相表示对此并不介意。他轻松自如地加入进来，控制局面，很快让大家忘却他吃饭迟到，而且大家会竞相向他保证等他回来毫无关系。

她站起来。哈里·罗伯逊鼻音浓重地开玩笑：“唐娜，你可别让他难堪呀，至少回家别这样。”众人附和着哄堂大笑。可是唐娜真想说：你们终于要走了，这可是我巴不得的呢。

唐娜离开客厅时听到贝蒂的声音，凭猜测就知道她会用特

有的疯疯癫癫的声调说：“当真！唐娜。”她用力拉上门，在过厅遇上多丽。

“没事，我去开门。”

多丽耸耸肩又回到厨房。

唐娜透过正门的双扇玻璃，看到四个高大的身影，心顿时紧缩起来。乔治奥过去经常冷不丁带人回来！她头疼加重，偏头痛开始发作，她耸耸肩，挺起瘦弱的胸膛，强颜欢笑地打开门。乔治奥喜欢她能够克制自己，希望她至少表面如此。

“你是唐娜·布鲁诺斯太太？”

看到两个穿制服的，她慌了，嗫嚅地说：“对……我是布鲁诺斯太太。我的丈夫，乔治奥……出什么事了？”她脑海里浮现出丈夫身处撞毁的梅赛德斯赛车里的惨状，同时想起经常对他千叮万嘱，开车一定要小心。可他们随后说的话却大出她的意料。

两个穿便衣的人当中那位块头最大的对她嚷着，她摇头否认，随后他们大摇大摆走进屋。

“我们有奉命搜查这里所有东西的特许证。”

“有什么？”她觉出多丽站在身边，蒙眬中还听到客厅传出的笑声。

“你丈夫因犯持枪抢劫罪今天已被捕，押在切尔姆斯警察局。我是重犯处的探长弗兰克·劳弗顿……”

偏头疼向她袭来，不停地刺着，戳着……她听到餐厅门打开，哈里·罗伯逊走出来，这位法院推事、当地社区栋梁用刺耳的声音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随后，可怜的唐娜昏厥过去。

唐娜脑中一片空白，为补偿刺激过度的重创，各种意象和

往事纷至沓来。孩童时代的自己神情木然，脸色苍白，正在聆听妈妈刺耳的话语。她骇然地用手捂住耳朵，等待必然来临的声响。

隔壁传来轻轻的撞击声，她知道这是妈妈碰在了梳妆台上，她自己摔倒的，爸爸不会故意伤害她。房间是冰冷的；整幢房子一直寒冷如冬，即使仲夏时分，它也使人感觉阴冷潮湿，似乎与季节无关，是住在里面的人带来的。

她又听见妈妈的声音，是在劝告爸爸自己的事情最好别再说了。她真希望哥哥哈密什还住在家里，他已经结婚了，唐娜难得见到。

这是个奇怪的人家。

白天，接近医院的洁净使她心碎。每个走进来的人自动悄声细语，像是到了死人跟前。唐娜的母亲质朴美丽，面庞轮廓分明。她和丈夫相敬如宾，他们深居简出，不惹是非，他们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的事与别人无关。”

她期待爸爸回屋，听到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她放心地出了口气。都说她很像爸爸，自负矜持，适于过恬静的生活。

这事明天就会过去——甚至决不会再被提起。

特别是不会被一个完全知道该如何装聋作哑的小姑娘提起。

她脸烧得像要融化一样。道森太太看着她，那通常十分阴郁的面容此时露出怜惜的神情。

“应该说出来，唐娜！为什么不告诉妈妈呢？”道森太太清楚唐娜·芬兰德为什么没有告诉妈妈，只不过她必须问。

莫尼卡·芬兰德像笨重的楔子一样钉在女儿和门之间。她瞅着孩子冷漠地说：“说呀，唐娜，回答道森太太的问题。”

唐娜仰视妈妈的双眼，对方目光好像在说：“镇静，唐娜。别流露任何感情，尽量自己想办法摆脱这种困境。”

“妈妈对我解释过了，我认为不必再打搅她，今天我不过稍有些不舒服，自打……”她停了一下：“自打来潮后……”

道森太太发觉莫尼卡笑得十分勉强，她不明白莫尼卡为什么那么不安。

“我知道了。现在你觉着在家会更好些，——哪怕就今天一天也行，好让例假有所缓解。”她满意地看到，女孩听了这话释然一笑。

十分钟后唐娜随妈妈驾车回家，一路沉默无语。进家后唐娜上床躺下，妈妈给了她一个热水瓶，拿给她一本小说《黑美人》。

然后莫尼卡·芬兰德坐在床边对女儿笑着说：“你今天表现很好，唐娜。你每月一次的‘例假’完全是私事，道森太太无权将此公开。她早就应该把你送上车……但这些都过去了。我虽然工作缠身也必须到学校看你。现在我得去上班了，我想道森太太不太明白。你就躺着休息吧。过会儿你感到好些就替我削几个土豆，好吧？”她站起来，弄平格裙的皱褶。

“妈妈，出什么事了？每个月都会这样吗？”莫尼卡已经走出房间，没有听到唐娜的话。

莫尼卡把车发动起来，回望自己整洁的宅院，又看了一眼女儿卧室的窗户，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哪有妈妈不悉心照料女儿的，但她却没有做到。她从未领略过母亲第一次看到孩子降生时激起的爱的甜蜜与幸福，没有……

哈米什诞生时遇到难产，她不愿再受这份罪了。然而，她哺乳期刚过又怀上了一个女孩。晚孕的难堪，十四年后想起来都害臊。

四十三岁还怀孕，真难为情。

她靠在冰冷的方向盘皮套上流出了眼泪。因为无论她怎样努力，都不能真心诚意地爱自己的女儿。

而且她也清楚，唐娜·芬兰德需要更多的母爱。这种自责一直咬噬着她的心。

开出车道，她又感觉到想喝一杯的冲动。

“唐娜，你真是讨厌，快过来。”

唐娜跟着杰西，一同浏览货架上五颜六色的皮鞋。

“你妈妈现在可管不住你了……”杰西拖长声音说道，“噢，唐娜，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可话已经说出来了。”

唐娜凝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那双最诚挚的碧眼，点点头。

“我知道。”她微微耸肩。她本能地感到，自己迟早要面对这类问题，所以她竭力安抚好友：“我明白你的意思，杰西。我父母也并非了解内情，对吗？我有时会想，他们是否以为我在家。”

她的凄楚声调和真诚回答深深感动了杰西。杰西的眼睛湿润了。“噢，唐娜，我真的很抱歉。”

唐娜不介意地笑着。“别这样，杰西。他们可能以为，他们那样待我对我更好。别说他们了。现在我是在这儿和你度假，还是开心地玩儿吧！”

“你想他们吗？”杰西轻声问。

唐娜缓缓颌首：“当然想，他们是我的亲人，我爱他们。现在他们不在我身边，我很想念他们。”

满口伦敦腔的摊主咧着嘴向两位女孩嚷道：“喂，那双鞋到底是你要，还是等灰姑娘？”

他那沙哑声音逗得唐娜直笑，她把黑皮鞋放回货架上。

她们走出店门的时候，唐娜看见一个衣着不俗的陌生男人，这人气宇不凡的样子让她感到呼吸的困难。最令人惊异的是，他正对着她笑呢。他会不会在看别人？唐娜看了看周围，但当她再转过头来时，发现他已站在面前。

“你们好，姑娘们。”

他的声音浑厚沉稳，略带着伦敦口音。

“请问你们叫什么？”

乔治奥喜欢和漂亮姑娘交谈。他那双老练的眼睛只在两位亲密的姑娘身上一扫，就判断出来，金发的那位有些水性杨花，黑发的那位则富有魅力。他盯着这位黑发姑娘，发现她的眼睛令人着迷。他慌得说不出话。

他再仔细加以审视，展现在眼前的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面庞。

他惬意地笑着，又将目光转向杰西，看她涂着口红的嘴唇，丰满的乳房和身上的短裙。这是位普通的姑娘，这样的姑娘他要多少有多少。然而，那位胸部扁平的苗条黑发姑娘却令他心驰神往。

他试图和她约会并得到她的电话号码。金发女孩十分懊恼，黑发女孩的惊诧和惶然使他心旷神怡。

她太迷人，太有味道。

他走开时知道她仍在注视着自己。

唐娜站在狭窄的起居室门廊里，心中七上八下。房中弥漫着多种气味，噪声一片。唐娜真想跑开。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臃肿女人微笑着露出假牙，她那双发红的手一看就是操劳家务过度所致。她向唐娜迅速走来，一路大声嚷着：“来啊，乔治奥。多漂亮的姑娘，简直含苞待放！”

乔治奥快乐地笑着。

大姐玛丽从炉边的破椅子上站起来，把它让给这个瘦小而苍白的姑娘，实际上她母亲正把唐娜往狭小的屋里拽。

“天哪！孩子，你的手真凉。”

她把唐娜按在椅子上，掰弄着她瘦弱的手指，好像她不是十八岁半的姑娘，而是年仅五岁的小女孩儿。

“耶稣，请救救我们，你们哪个肯停下来，给这个可怜的孩子倒杯茶喝？”

年龄最小的诺拉快活地在屋里边唱边跳地说：“乔治奥找了一个女朋友！乔治奥找了一个女朋友！”乔治奥追赶上去，调皮地拍一下她的屁股。

十分钟后，唐娜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了。她拿杯热茶，经意地在手中保持着平衡，椅子的扶手上放着一盘三明治蛋糕。她沉默着，听着满屋人同时说话，大家都想提高嗓门压倒别人，热热闹闹地谈论各种事情。

这时，一个高个汉子端着盛满食物的盘子走进来，大家立刻沉默。

他把盘子放在桌上，微笑地对着大家，用不连贯的英语说：“我的长子终于带回来一个女孩。我做了一大锅希腊浓味蔬菜炖肉，楼下还有一盘香脆可口的甜点心，里面加了很多蜜糖和果仁，请诸位尽情享用。”

唐娜凝视着面前这位英俊挺拔的大汉，屋中的人都看到，帕·布鲁诺斯用粗壮的手臂搂着她的腰，轻轻吻她的双颊。他天性容易动情，竟然掉下泪来，随后他扯出一块白色大手帕擦擦双眼。

“噢，耶稣保佑！”妻子不屑一顾地说：“几杯希腊茴香烈酒下肚就晕头转向。孩子，别理他。”

唐娜和大家一起笑着。这会儿，房间笼罩着浓重的咖喱味和大家的笑声。唐娜·芬兰德的心里再次激起爱的波澜。

她已经爱上乔治奥。她爱他已有半年之久，从在罗马路市场第一次见到他时就爱上了。

然而现在，她却觉得自己已爱上了全家人。

一个真实的家，每个人都很有生气。

乔治奥对她眨眨眼睛，轻轻敲着口袋，口袋里装着预备好戴在她纤指上的戒指，那是他俩一起去买的。她就要和这位目光深沉、声音雄厚的英俊小伙子结婚了，因此她也将赢得整个家庭。

这家人充满爱意和温情，这个家水乳交融，亲密无间。

这便是在未来二十年间，唐娜为此而不止一次感激上帝的赐予。在经历了幼年缺乏真正爱的生活之后，她尤其感激这个家的恩赐。她将充分享受这来自丈夫及这个家庭的丰厚赐予。当她注视着周围的笑脸，注视着公婆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她努力捕获的高个子标致青年时，唐娜·芬兰德觉得自己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颠沛之后，终于确定无疑地回到了一个温暖的家中。

“对不起，我认为这肯定是一场非常严重的误会。”

唐娜高声而急促地说着，她那苍白而紧张过度的面容，使面前这些即使最铁石心肠的警察们，也会对她产生怜悯之情。

随后唐娜听到邦蒂矫揉造作的腔调，惊愕地闭上眼睛。

“你知道我丈夫是谁？”这与其说是发问，倒不如说是受惊后的喃喃自语。唐娜心绪很坏，很愿意邦蒂早点离开。其他宾客都急着走了，只有邦蒂和哈里还耗着。

“我们完全清楚你丈夫在社区的地位，太太。我们奉劝你，允许我们搜查房间，这是我们的任务。”

哈里冲进客厅，脸色灰白，过量的酒已在胃中发作。“走吧，邦蒂，这儿没有我们的事了。唐娜，我劝你尽快给你丈夫请个律师。邦蒂，别说了，我们回家吧。”

她睁大眼睛看着丈夫。“但是，一定出了什么错，我是说……”

“亲爱的，快穿上外衣走吧。我刚给警长打过电话，他说完全没有误会，快走好吗？”

他的目光表明不容反对，素以领悟敏捷、执行迅速自诩的邦蒂，一声不吭地离开房间。

哈里在门厅里帮妻子穿衣服。当他掏出宝马车的钥匙时，听见有人用粗野的声音说，“去给他叫辆出租车好吗，夫人？我看我们这位地方法院推事并不乐意因为酒后开车被挡住吧。”

邦蒂和哈里同时看着弗兰德·劳弗顿，哈里把钥匙放回到衣袋里，拿起电话，拨号的时候红着脸。

劳弗顿面带微笑，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走过。走进客厅后，把门哐的一声当邦蒂的面关上。

唐娜坐在一个小皮凳上，脸上已失去血色，浑身还在发抖。劳弗顿看到她如此玲珑剔透，女性魅力十足，不禁感到对方异性的吸引力。唐娜把浓发从脸上撩开，直瞪瞪地盯着劳弗顿的眼睛。泪水顺脸颊流淌，但她并不动手擦拭。

“这是天大的误会，我丈夫无端陷入天大的误会之中。”她用乞求的目光告诉对方自己的话都是真的，劳弗顿不想目睹她的痛苦。他粗暴地说，“你的管家正在沏茶。我建议你往里面放些白兰地。”

他扶她从凳子上站起来，送她到厨房，他们路过门厅时全然不睬邦蒂和哈里。

他们还没到厨房就听到多丽的伦敦腔。“你的脏脚别踩在我

干净的地板上，别顺手牵羊地吃东西！如果你不听……”

唐娜和劳弗顿走进厨房，多丽看着他们高声说，“到底来了，你已经陷进了今生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难题，我只希望你意识到……”

“你好，多丽，好久不见。”

多丽嗤之以鼻地说：“对我来说可不算久，劳弗顿。你还在干诬陷人的勾当。”

三位警察被多丽的遣词逗乐了。多丽瞪着黑色的小眼睛，目光敏锐地冲他们点头。

“我清楚自己说的话，他羽毛尚未丰满时我就和他打交道，对吧，劳弗顿？”

“住嘴，多丽，你向来多嘴多舌，上了年纪也没长进。”

“你老婆怎么样，弗兰克？她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提醒你，好生留点神，现在你可从受害者的老婆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她冲三位警察点点头，坦然地坐着。

“住嘴，多丽，别给脸不要脸。”劳弗顿强硬地说。

“真话伤人，对不对，弗兰克？”

唐娜把手捂在耳朵上高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她转向劳弗顿，“你是在我家——我家！你既说我丈夫有罪，又胆敢侮辱我的管家！你指控我丈夫是抢劫犯？好了，劳弗顿先生，你最好能证明你的指控，否则你就会为自己今晚的行为付出代价。干你们必须干的事情然后滚蛋。听到我的话了吗？从我家滚出去！”

多丽把暴躁之极的唐娜搂到怀中，瞪眼看着众警察走出厨房。

“噢，多丽，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肯定是不对头。他们居然不让我去见乔治奥。”

“是天大的误会，亲爱的，过不了多久事情就会搞清楚，恢

复正常。乐观点，亲爱的，我把这帮家伙赶走。”

唐娜无力地一笑。“噢，多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声音是带着哭腔。

多丽紧紧搂住她，她闻得到唐娜一向选用的昂贵香波。“我给你倒杯浓浓的茶。很快就会过去的。”

五分钟后，她俩站下来，静听房间被抄的声响。探长劳弗顿喜气洋洋。罪犯和同事们都叫他“该死的劳弗顿”。他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人，他自己也知道，并且接受这个雅号，事实上还有些得意。他之所以得意是因为同事们也许不爱他，但至少是敬佩他的。但让他心酸的是，实际上他的同事们对大多数罪犯的敬佩远超出对他的敬佩。

他点着这天的第八支香烟的时候，剧烈地咳嗽了起来，这种带痰的剧烈咳嗽使年轻侦探们产生自卫的想法。

“抽烟吗，布鲁诺斯先生？”劳弗顿因抑制又一次猛咳的袭击脸都歪了。

乔治奥厌恶地摇摇头。

劳弗顿把这声咳嗽释放出来，唾沫星子和黏液喷到乔治奥和年轻侦探身上。

“收敛点，看在该死的分上！”乔治奥的憎恶显而易见。

“怎么了，布鲁诺斯先生？你也这么讲究？”劳弗顿的声音强硬而恶毒。“我负责你的事儿，布鲁诺斯先生，你知道，对不对？我治得了你。”

乔治奥摇头，“你为什么如此决意置我于死地，劳弗顿？我哪儿和你过不去了？”

劳弗顿使劲抽口烟，阴沉着的脸上带着笑：“我的消息来源很多，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你不像你希望别人想象的那样清白，我知道你是抢劫的幕后主使，人人都知道……”